



# 阅读

第613期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中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

## 苏轼的善食之趣

□ 司 聃

苏轼善食之趣屡见于两宋士人笔记。无论是与之相识的北宋时人，还是南宋诸多作者，皆在笔记中不吝笔墨，大加描摹。吕希哲曾记元祐年间苏轼戏谑事。苏轼赞熟肉味美，而范滂夫告诫其多食则易发痛风，苏轼笑谓滂夫诬告肉食。篇章虽短小，已勾勒出苏轼贪食善嗜的形象。苏轼爱美食已为时人所知，被贬黄州时，亲自烹调，教会那些不善烹煮的贫困农人善用食材，“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此之谓东坡肉。之后，又教过当地人如何烹鱼与酿蜜酒。彼时苏轼亦是拮据，却也依旧关心当地民生。但与之营救黄州弃婴而组织的雪堂救儿会相比，为红烧肉撰写的“火候足时他自美”之诗反而流传更广，或许正是因为符合受众对苏轼谐趣的印象。

类似的叙事还见于邵博《邵氏闻见录》。经筵官员于资善堂会食，听苏轼盛赞河豚味美，便问河豚是何种滋味，苏轼回答简约绝妙：“直（值）那一死。”河豚味美且有剧毒为天所知，而在苏轼看来，河豚滋味之美难以直接言说，便为尝鲜而身死，亦是值得。

鲜美河豚与肥腴熟肉皆是美味，而苏轼为吃甘愿冒霜风、身死之险，虽有妙趣，却亦过于贪口腹之欲，明显不符合儒家的中庸哲学。至北宋末期，士人笔记中对苏轼同类故事的记载已有雅化趋势，以苏轼与刘贡父的“三白”戏谑为例。“三白”最早见于朱弁《曲洧旧闻》。苏轼回忆在制科考试时所食美味，称“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刘贡父追问何为“三白”，对曰：“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引刘贡父大笑。之后刘贡父请苏轼过其家吃晶饭，案上设惟盐、萝卜、饭而已——盖取三白为晶字。苏轼再邀刘贡父赴家宴吃羹饭，案上空无一物，盖毛与无同义，羹字意为三无，既无盐，亦无生萝卜与饭。与之前所载的猪肉、河豚不同，“三白”叙事不粘连于口欲之乐，更凸显宋代文士的文字游戏，趣味雅化。

“三白”故事此后屡见于宋人笔记，而叙事主人公或有所变更。如曾慥《高斋漫录》所记，钱穆父邀苏轼食晶饭，亦是设饭一杯、萝卜一碟、白汤一盏而已。宴邀之前记有苏轼的宴饮观，“寻常往来，须称家有无；草草相聚，不必过为具”，豁达、简约的生活态度跃然纸上。

苏轼一生跌宕起伏。据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记，苏轼兄弟双双被贬岭南时，曾于梧州、藤州之间相遇。见道旁有人卖汤饼，便共食于道。荒郊野岭，食物滋味糟糕，简直“怖恶不可食”。苏轼食之殆尽，见一旁苏轼对箸叹气，忍不住大笑：如此怖恶的食物不气吃完，难道还要细细咀嚼品味吗？此时苏轼已近花甲，此或是兄弟二人最后一次同食。荒村、恶食、老迈、贫病，人世诸多艰险，皆付笑谈中。

善烹调、知食物之美，且谈谐善谑，是宋人为苏轼勾勒的写实侧影，又在不同时局中得到再解读，形象被重新解构并得以流传。在记录与虚构再创造中，苏轼逐渐成为宋代文士（尤其南宋文士）所憧憬的鼎盛宋世的一种象征。早前对苏轼善食的记载虽极富趣味性，而不免偏于俚俗。在宋世流转变中，逐渐偏重对苏轼雅趣形象的营构，体现出将谈谐滑稽语雅化、挖掘戏语中严肃认真一面等特点。而原本贪嘴善食的苏轼形象亦向庄谐雅正过渡，是为苏轼形象在历史生成中获再评价的文学表达。认为河豚鲜美“值那一死”的苏轼显然过分贪恋口腹之欲，不符合南宋士人眼中才学胆识趣俱存的国士苏轼。南宋朱弁《履斋示儿编》中，对苏轼品河豚的记录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小说笔法言说苏轼受人之邀品河豚，且宴请者及阖家老幼都高度重视苏轼的品评。孙奕在相关记述结尾的评论无疑是合理化了苏轼将食欲与生死相连的评析，肯定苏轼的品评。

南宋末，文士盛赞苏轼诗文，称自其中识得“货之品、菜之品、果之品”等，便是苏轼善食指向发生变化的证言。苏轼是见证过宋世繁华风流的士人，是承平时期的典范。文献史料中，苏轼多面而复杂，而苏轼善食书写的变迁，最为直接地体现了后世的仰慕与接受。人们喜爱的，是才行高世、遇人温厚、“闲以谈谐”的苏轼。其善食带着满怀生机的赤子之趣，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与象征。

（摘自2024年1月15日《人民日报》）

## 挤暖和

□ 鹿余亮

冬天又到了，猜个谜语吧：“冬长夏不长，要长根朝上。”这个谜语的谜底就叫作“冻冻丁”——雪水化后又悬结在屋檐边的冰柱。我们曾因卫生问题警告过孩子不要吃“冻冻丁”，但孩子们不管这些，照样像青蛙一样跳，摘那屋檐下的“冻冻丁”，够不着还“搭高肩”（一个站到一个人的肩上）摘，然后就把摘下的“冻冻丁”塞到嘴里咯吱咯吱地嚼，停得很，这些倚孩子别看他们听话，他们一旦举起来，十头牛都拉不回。

是啊，孩子们肯定是不馋的，但他们喜欢“冻冻丁”的味道。有的孩子还从河里找到了大块厚冰，磨圆了，用一根芦管在中央使劲吹出一只小洞，然后用绳子串上，当滚车轮玩。还有的孩子索性就把两块冰串起来让另一个孩子拉着滑行。真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冰块把孩子们的手冻得红通通的。可他们并不冷，手背上全都冒着热气。

如果不下雪，冻冻丁也就长不成。但孩子们总是能找到办法的，他们还可以跳绳，踢毽子。天再冷的时候，孩子就朝太阳下钻了。他们聚在一起，然后不约而同地分成两派，开始“挤暖和”，他们真的像两群初生的牛犊，头对头地抵着——听着他们嗷嗷地叫，真是吃奶的力气也挤出来了，不过到了教室里，再也没有踩脚的事情发生了，他们都像一只只羽毛凌乱的鸟儿，兴奋到半节课后才安静下来。

由于县里其他学校发生了好几起意外事故，所以校长不允许孩子“挤暖和”。在校长的高压和我们的大呼小叫下，孩子们开始“化整为零”，一对一地挤——其实不是挤，而是两个人作“完全弹性碰撞”。像两条龙的角力。嘿。嘿。嘿。嘿。一声高似一声，还是有节奏的，看不见校长的时候，两条“龙”后面就迅速跟上了很多人，孩子们鼓着腮帮，把力运向一侧，然后一撞——把力进行传递，一直传递到领头的大个子男生肩上。挤的目的不是胜利，而在于暖和。

我曾在班上讲汉语中有意思的特例词。我举出了“吃食堂”“打酱油”“晒太阳”等词，有个孩子急中生智，说出了“挤暖和”一词。

挤暖和，多好的词啊，牙膏的清香一样，用力一挤，“暖和”就挤出来了。

（摘自《鹿余亮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换个角度看“凌霄”

□ 杨 方

“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当年因为舒婷那首著名的《致橡树》，让我一度认为凌霄花不是“好花”。

凌霄花是一种攀援植物，常依附于其他高大树木生长，因为攀援的特性，其生存方式便呈现出一种依赖性和寄生性。《致橡树》根据凌霄花这一特征将其指代为依附权贵、缺乏独立人格的女性，因此我对凌霄花没什么好印象，总感觉带有贬义色彩。直到有一年夏天我在连云港第一次见到凌霄花，才改变了我对凌霄花的认知。凌霄花是连云港市的名花，在享有“凌霄之乡”美誉的连云港南城镇，只见朵朵橙红的凌霄花绚烂绽放，开得洋洋洒洒，开得肆无忌惮，盛开的凌霄花爬到高处又垂下来，像花的瀑布，美轮美奂。

其实，凌霄花的象征意义与文化内涵非常丰富。舒婷说它依附权贵、缺乏独立人格，而有人说它志存高远，就像它的名字那样凌空开放，直抵云霄。宋代贾昌期《凌霄花》诗云：“披云似有凌云志，向日宁无捧日心。珍重青松好依托，直从平地起千寻。”原来历史上的凌霄花一直是志存高远的象征。也有人认为凌霄花象征着敬佩、声誉，把凌霄花送给自己最尊敬的老师，以此表达对恩师的感激和敬佩。还有人认为凌霄花象征着威严，因为凌霄花的花朵是红色的，耀眼又美丽，给人一种威严感。

常言道“多识草木少识人”，但无论是识草木还是识人，都不该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应该有自己的看法。尤其在识人方面，有人说他好，不一定就好，有人说他坏，不一定就坏。就像当年误读凌霄花一样，原来凌霄花并非最初认知的那样“不是好花”，若换个角度或思维来看，原来凌霄花也别有风采。

（摘自2025年12月24日《今晚报》）



（图片来自网络）

## 老院

□ 荆卓然

老院窑洞的前墙十分讲究，窗台以下的用料是青石，窗台以上的墙体、出檐、女儿墙都是青砖。出檐上铺设的青瓦和猫头滴水，如同女孩的眉毛和眼睫毛，美化了窑洞的视觉效果，提升了整体建筑的价值。窗台下的青石加工成了虎皮斑纹，民间称为虎皮墙，几千年也不会因为雨雪带来的盐碱作用而腐蚀剥落，是北方民居常用的石材。石头高一尺半左右，高一尺上下，令我惊讶的是：石头与石头之间的缝隙只有一毫米左右，比我们现在的砖缝还细。

那可是石头呀！如何加工成这样的精品？先辈的敬业精神和工匠精神，由此可见一斑。父亲说，过去的建房工匠都十分爱惜自己的声誉。主家提醒匠人注重施工质量，最流行的一句自谦俗语就是“没有好人住，还有好人看哩”。意思就是师傅您即使对我有意见，乃至认为我家不厚道，是坏人，也得注意工作质量，因为会有人来看你们建的房，如果干不好的话，会让人笑话的：“哎哟，看这是啥人干的营生呀！吃了这碗饭就不要出来揽这活呀！啧啧，这活干的，丢人呀！”任何一个匠人都希望自己的衣服是穿破的，而不是被人的手指戳破的。

老院上院窑洞的前墙上，有个面积约半平方米的地方，常年抹着一层泥。父亲说这是“天地爷圪堂”，是用来祭祀天地爷的，担心有人破坏掉，才用砖头进行了封存，并抹上泥浆予以保护。此后，我发现北方民居基本家家都有“天地爷圪堂”。“天地爷圪堂”设置在庭院中的正房墙面，龛内供奉的牌位上刻着“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天地是指天堂人间，三界是指天、地、人三界，十方是指正东、正南、正西、正北、偏东、偏南、偏西等十个方向，万灵指所有喘气的生灵，真宰指真正的主宰。

“天地爷圪堂”正名是“天地神龛”，浓缩了民间石雕、砖雕、木雕的精华，我见过的天地神龛就有阳雕、阴雕、透雕等风格，高手在民间，果然。除了雕刻艺术的集中呈现，天地神龛的对联也很有哲理意味。我家的“天地爷圪堂”对联是常见的那副“天高悬日月，地厚载山河”。我见过的类似对联还有“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天恩深似海，地德重如山”“日月星辰终古系，山川草木万方生”“谢天谢地交正月，无是无非又一年”等。对天地爷的祭祀礼仪在春节举行，主要就是供养一些面食、水果等，还要烧黄表纸、磕头，口里念叨些“天地爷爷保佑老人身体健康，孩子学习进步”等美好愿望。去年春节，我应邀去一位朋友家串门，正赶上他家的一位“00后”正跪在天地神龛下祈祷，前边说了些什么我没有记住，最后那几句，“保佑姥爷和姥姥快点学会使用微信，方便给我发红包；保佑爷爷和奶奶快点学会网购，给我买礼品；保佑恐龙（狗狗的名字）早日找到如意郎君，生上一窝毛茸茸、胖乎乎的小狗狗，逗我开心”……让我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事后，朋友说我不严肃。我说，你只敢“修理”我，不要以为我没有看见，你妈妈和爸爸当时也差点笑出声来呀！

老院是发表在黄土高坡上的一首唐诗或者宋词，我是读者；老院是盛开在心脏上的一朵古典样式的花，我是故土难离的蜜蜂；老院是永不停歇的鸟鸣，挂在圆月的眉梢上，为我的乡愁导航。

老院是我的根须，我是老院憋出的芽。

（摘自《我是老院憋出的芽》详见《美文》2026年1月下旬）

## 来自旷野的疗愈

□ 格雷特·埃里克【美】

过去，我经常梦游。在晴朗的夜里，海豹吼叫着，在磷光闪烁的海浪里玩耍，我就爬出窗外，睡到马厩里。那些“野孩子”的故事在我听来并不稀奇；我有种感觉，我就是其中一员，不愿意说话，只想睡在地板上。成为城市居民后，回归土地的热潮在我这里遇冷，我从未想过我会搬到怀俄明去住，但我还是来了。

动物向我们露出忠贞而不倦的脸庞，我们则用身体和文明生活的苦难给它们加上重负。它们让我们感到谦卑，而我们又傲慢地对待它们。我们是拯救彼此生命的同志。我们今天早晨从泥坑里拉出的那匹马，白天里转眼就飞越子踢飞某个人；有牧羊犬不情愿去放羊，就有牧羊犬在给牛转场的时候带回来一头我们忽略的小牛；我们刚刚救治完的一头小母牛退到水边，把新出生的小牛丢在边上不管不顾；夜里把我们安全带回家的马儿，第二天就踢了我们。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我们身上的固执、遮挡、木讷和热心与它们身上同样的品质相互碰撞。它们的出生和死亡与我们一样随机而充满变数，因为牧场是食物的生产者，我们把自己完全投入到养育的圣事中，也完全投入到吃其肉肉的圣餐仪式中。在这种奇特的伙伴关系中，我们发展出一种精简到极致的同情心，由坦率和尊重构成，严禁多愁善感。

西部人提防着“外来者”——城里人和大城市里的老油条，因为这些人对动物的态度太过傲慢。“真不知道那些家伙怎么想的，会觉得自己的马更聪明，我倒是半点也看不出出来呀。”一个牛仔跟我说，“他们可能喜欢牛排，但宰牛的时候让他们帮个忙，估计是万万不肯的。还有他们后院的讨厌的马，都给惯坏了。让马干对事对他们来说太难了，让马干错事他们分分钟搞定。他们不像我们，又怕热，又怕累，又怕脏；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马不听他们使唤。”

牧场上，母牛必须要生小牛，公牛必须要交配，牧羊犬和工作马应当展现壮志、智慧和忠心。如果不是这样，它们就会被卖掉，被枪杀。然而，我们也不能这么轻易地对这些相互依存的关系等闲视之。动物的沉默无言具有空间般的净化特性：我们自由落下，挣脱大脑那些令人迷惑、精于计量痛苦的运转，转而直接做出反应。动物把我们带到当下；此时此刻，我们是谁，非曾经的我自己，非银行账户所描述的我们。在动物眼中，显而易见的不是丰富我们情感经历的装饰，而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根基和现状：挑衅、恐惧、不安、幸福和平静。它们能够读懂我们下意识的痉挛和气味，我们对它们来说是透明的，因此也是一览无余的——终于，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了。

和动物生活在一起，让我们重新定义了关于智力的概念。马既可靠又顽皮。笨到让我们利用它们，狡猾到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为其忠诚买单：它们可以很任性，难驾驭，钉蹄铁时充满威胁，在寒冷的早晨咆哮；反过来，它们会在牧牛时忙得不可开交，不是为了得到表扬，只是为了赶上那一头小牛或抓住一头迷路的公牛所象征的单纯的荣耀。

比起马，狗更能接受生命的变动与急流。牧民用特殊品种的狗来管理牲畜——蓝色和红色的赫勒犬、边牧、澳大利亚牧羊犬和凯尔皮犬。放牛人喜欢赫勒犬，身材矮小，肌肉发达，脑袋宽大，一身蓝灰色的短毛。宽而深的胸部——与夸特马一样——让它们能够在短距离内快速奔跑，且给予它们更多的肺活量，以便在高海拔地区工作。它们赶牛出于本能，不是冲牛群吼，而是轻咬它们的脚后跟。这些品种的狗的神奇之处，还在于它们对人类的反应：我们不用喊出指令，轻轻说出方向就好，又因为它们取悦我们的坚定愿望，它们追着牛也可以被立马叫回来。对这些狗来说，语言不是障碍，它们学习词汇非常快。我知道有几只狗还懂双语：它们听得懂西班牙语和英语。其他的狗也是记名字的天才。有一位朋友还教会他的牧羊犬跳上马鞍以便看清前方的牛群，狗真就一只前腿骑在马脖子上听候指令，然后才跳到地上，去把小牛带回来，或是让整个牛群掉头。

（摘自《旷野的慰藉》文汇出版社）